

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部文选

胡

绳
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胡 绳 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绳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0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ISBN 7-5004-3767-6

I. 胡… II. 中… III. ①胡绳(1918~2000)—文集
②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0064 号

责任编辑 柯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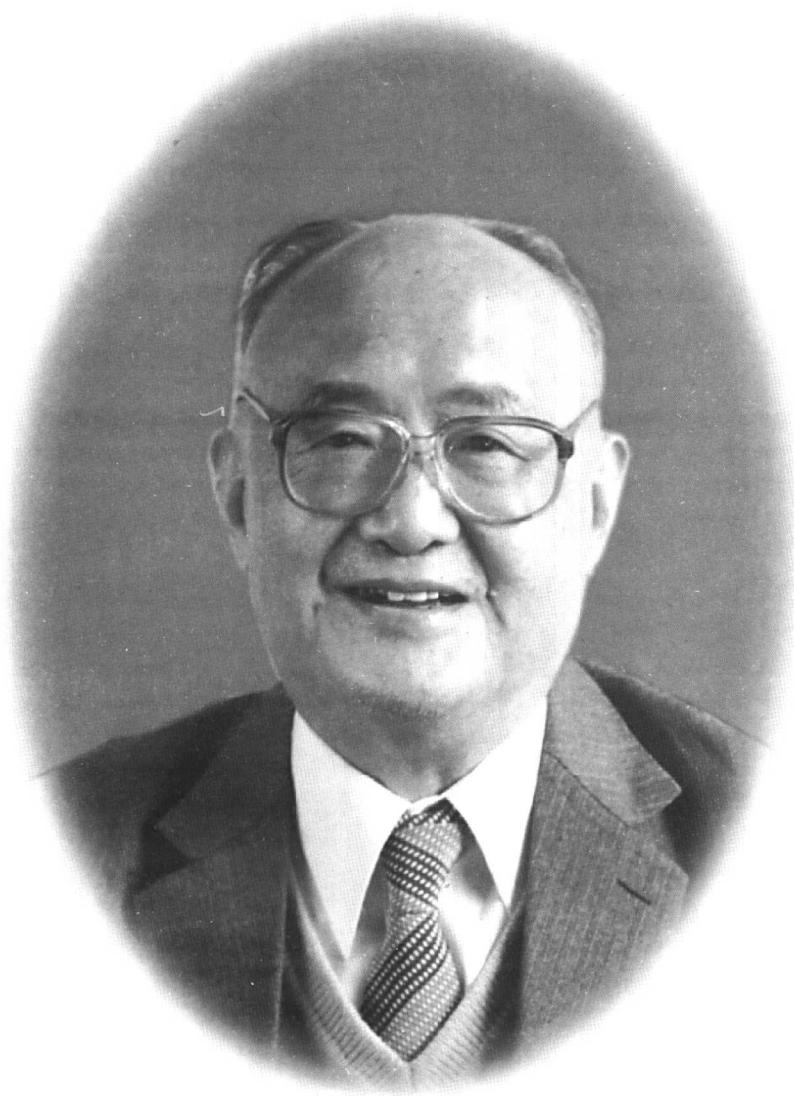
责任校对 京 蕾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1201 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4 插 页 2
字 数 333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3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是根据李铁映院长的倡议和院务会议的决定，由科研局组织编选的大型学术性丛书。它的出版，旨在积累本院学者的重要学术成果，展示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就。

二、《文选》的作者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资深专家、学者。他们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文选》中所收学术论文，以作者在社科院工作期间的作品为主，同时也兼顾了作者在院外工作期间的代表作；对少数在建国前成名的学者，文章选收的时间范围更宽。

中国社会科学院
科研局

1999年11月14日

代序

——作者在《胡绳全书》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由衷地感谢同志们为我的书举行这样隆重的会，感谢李瑞环同志亲自到会讲话，感谢李铁映同志到会讲话，也感谢到会讲话的同志和没有来得及讲话的同志们。

同志们讲了许多美好的话，我把这些话当作对我的鼓励和鞭策，但有些话实在当之无愧。

我在1935年，即抗日战争爆发前两年离开学校，在上海开始过自学和写作的生活，也参加当时的救亡运动。1938年初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60多年来虽然可说是始终不懈地为党、为革命尽我所能地工作，但成绩实在很有限。我的工作主要表现在写作上，结果就只是这一小堆书。

回顾过去的写作生涯，我曾说：“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的（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的）。可说是‘纯学术性’的文章几乎没有。对此我并不后悔。”这段话引起一些读者和朋友的注意。所谓“纯学术性”是什么意思，不大容易讲清楚。但若干年来，学术界中确实存在着避开理论，避开政治，力求进入纯学术领域的风气。当然，也有

并不是为了有所逃避而致力于纯学术的。在纯学术领域取得成就是要花很大精力的，是很可贵的。我并不轻视、否定纯学术的研究工作，甚至我还羡慕、钦佩这种工作，但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意愿使我心甘情愿地走我所已经走过的路。而且一个人终究只能分工做一件事或一方面的事。60多年来，我曾多次犯过错误，有时感到迷惘和困惑，这只能归咎于自己功力不够，悟道太浅，所以我觉得，对我在政治上、理论和学术上的追求和我选择的路，无需后悔。

学术和政治并不绝对矛盾。但应该承认，把这二者看成互不相容，不是没有原因的。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和70年代在学术界内，可以说，人们越来越怕犯错误，稍微涉及政治和理论，哪怕讲得有点道理甚至很有道理，但只要被认为错误，就有陷入万丈深渊的危险。同时，正确和错误早有定论，只要附和定论，即使违反起码的逻辑，违反公认的常识，也受到赞扬，无人敢提出异议。这些情形当然使人们鄙视理论，害怕政治，而把纯学术看做避难所和远离是非的神殿。到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帽子一来，那就一网打尽，无处可逃。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20年间，这种情形已经有改变，或者大有改变。但积重难返，为造成有利于学术繁荣的环境，为彻底消除那种为政治可以不顾科学性的积习，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学术界（这里指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域十分宽广，的确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人都热衷于政治和理论的焦点、热点，或者人人都远远避开政治和理论，我以为都不是正常现象。当前的政治，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和理论中的许多新的问题，要求理论界和学术界认真研究邓小平理论，并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展望21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不受一切过时的成见的拘

束，大胆地又是用最严谨的科学态度提出适合时代要求的新的观点、新的理论。

毕竟我已老病，不能做多少工作了。在同志们的鼓励下，我愿意在有生之年，追随我们的理论和学术大军，继续做一点有益的事。谢谢同志们！

胡 绳

1998年12月22日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2期，3月25日出版)

目 录

代序

- 作者在《胡绳全书》座谈会上的发言 (1)

上 篇

胡适论

- 对于胡适的思想方法及其实际应用之一考察 (3)
谈思想与思想自由 (14)
评冯友兰著《新世训》 (25)
论“诚” (56)
评钱穆著《文化与教育》 (72)
论所谓“毕其功于一役” (96)
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 (110)

下 篇

- 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 (133)

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

——论现代中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学

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观念 (146)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 (186)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

——读书笔记 (203)

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2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 (237)

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 (245)

论中国的改革和开放 (252)

关于防“左” (268)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279)

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

——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 (290)

附：对《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

一文的几点说明 (306)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315)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

——谈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341)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 (354)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366)

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世界上的作用 (373)

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

——《百年潮》访谈录 (379)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

——世纪交接时的回顾和前瞻 (393)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	(398)
作者重要论著年表	(424)
作者生平	(428)
后记	(434)

上 篇

胡适论

——对于胡适的思想方法及其
实际应用之一考察

一 引

“五四”运动是中国的布尔乔亚在历史上的一幕最精彩的演出，在这一个运动中间它养成了它在思想上的代表人物——胡适便是这中间的最不会被人忘记的一个。

但是中国的历史过得太快了，“五四”运动到现在不过 20 年，在当时激烈地打过一番“硬仗”的战士，虽然大半都还健在，却已经在时代的背景前经过不止一次的蜕化，在今日的进步的青年的眼前都已经成了模糊的影子了。单以胡适而论，他的向溥仪跪拜的故事，他的“中国的五大仇敌”的说法，他的“好人政府”的主张，他对于李顿报告团的歌颂，他在两广异动、陕西事变中发表的言论……这些都使他在历史的实践上成为退掉颜色的人物。“胡适”两个字，在现在已被看做是保守的、中庸主义的、绅士派的学者的代名词了。

但是我们绝不应该把胡适看做一匹“死狗”，甚至也不能只把他看做“历史的人物”，对于他在“五四”时的功绩称颂一下就算了事。假如我们不否认在即将爆发的中国的民族解放的抗战

中间，布尔乔亚也可以有它的一个哨岗的话，那么对于为其思想上的代表者的胡适以及其他的人，我们都不能不求更多的理解，再作一次估价。

老实说，对于我们的新文化的启蒙的思想者，我们所知道的实在太少了，我们所曾做过的，几乎只是抹煞和颂赞。譬如对于胡适，有人说：这是中国最好的思想家，是新文化的创始者，这样地颂赞一番就完了；有人说：这是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的、买办的布尔乔亚的意识形态的代表者，这样地一笔抹煞，也不加以更多的申述了。

在这里，我想对于胡适做一番新的考察。但我们并不打算把他的文化活动上的成绩全部细细检查一下（这工作虽已有人做过，但也等于没有做，是应该有人重新做一下的），我所要做的，主要的是在于：从当前的实践的立场上，对于贯彻在胡适的全部活动中间的他的基本的思想方法，做一个新的认识，新的估计。

二 先天的软体动物

在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上，布尔乔亚伴随着它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胜利，一定还得彻底地争取思想上的胜利。17、18世纪是欧洲各国的布尔乔亚抬头的时期。在这时期，在荷兰出现了斯宾诺沙；在法国出现了笛卡儿、加桑地以及18世纪的百科全书派的光辉的唯物论者；在英国出现了培根、霍布士、洛克，他们都以不同程度的战斗的姿态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反抗教会的独断论，而建立或较隐晦，或明显的唯物论的思想体系。在他们的手里的最有力的武器是理性主义，是实证的自然科学。他们用理性战胜了中世纪的迷信和盲从，用自然科学战胜了宗教的信仰。

理性主义和实证的自然科学也正是中国的“五四”运动的大

旗上面的标志。胡适曾提倡过一种“有意思的生活”，他说：“畜生的生活只是糊涂，只是胡混，只是不晓得自己为什么如此做。一个人做的事应该件件事问得一个‘为什么’。”^① 这正是叫人过理性的生活，对于一切事情都要根据理性追究一个“为什么”的道理。至于实证的自然科学的提倡，那更是在胡适的文章中到处找得到的。譬如他说：他所提倡的“新人生观是建筑在二三百年的科学常识之上的一个大假设”，且说：“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②

这两种态度岂不都是代表了布尔乔亚的进步的方面的么？理性主义的生活正是对于传统的礼教、盲从的习俗的一个有力的反攻。科学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在反抗玄学的、命运论的人生观时，其进步的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

但是我们不能过分夸大了胡适的思想中的进步的方面。拿他（以及他的同伴们）的思想和英法的启蒙思想者的一比较，我们不能不替我们的启蒙思想者惭愧了。在向上时期的西方的布尔乔亚靠了理性和自然科学的帮助，建立了一个在神的力量以外的完整的宇宙观，达到了彻底的无神论和机械唯物论，他们和一切传统的偏见对立，勇敢地相信着真理是在自己的手里。但是我们的布尔乔亚呢？他们在历史的向上时期只是“昙花一现”，随后就俯身在帝国主义的铁蹄和金元英镑的势力之下，甚至为了维持自己的存在，和封建的势力相结合，而成为柔软的、卑屈的存在了。因此，胡适思想的弱点也紧紧伴随着他的进步的所在而来了。

^① 《胡适文存》一集第4卷。

^② 《科学与人生观》序，《文存》二集第2卷，着重点原有。

17世纪的欧洲的理性主义的哲学家主张从理性中间可以得到真理，笛卡儿虽然从怀疑开始，但他对于数学的方法本身毫不怀疑；斯宾诺沙更进一步说：人类的理性能够渗透宇宙的本体，得到客观事物的真理。但是我们的启蒙思想者——胡适却没有这种鲜明的唯物论的认识论。首先，他并不以为他能把握到真理，即使他的科学的人生观也不过是一个“大假设”而已。他还明白地说：“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的。”^①拿这样的话和斯宾诺沙所说的“观念之秩序和联络，与事物之联络和秩序相同”^②一比较，岂不是有着太大的差别么？照后者，真理应该是和客观的事物相照应的；照前者，真理便只是人类为便利而随手造出来的罢了！因此胡适对于他自己所信仰的是否真理是并无把握的，譬如他虽然自称“无神论者”，但是却又说：“我们的信仰是根据于证据的：等到有神论的证据充足时，我们再改信有神论，也还不迟。”^③好聪明的说法啊！相形之下，坚决地和教会作战的斯宾诺沙以及法国的百科全书派都是太傻的人了！

而且，和17、18世纪的欧洲思想家相反，胡适常常回避许多世界观中的根本问题。譬如他对于“人类未曾运思以前，一切哲理有无物观的存在”的问题，认为“简直是废话”，是“不成问题的争论”^④。又如他说：“灵魂灭不灭的问题，于人生行为上实在没有什么重大影响；既没有实际的影响，简直可说是不成问题了。”^⑤可怜他虽然自认为有了科学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却又

^① 《文存》一集第2卷。

^② 《伦理学》。

^③ 《科学与人生观》序。

^④ 《文存》一集第2卷。

^⑤ 《文存》一集第4卷。